

谋杀，不过是一幕平平无奇的开场白而已。

失踪，才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宏大、

同时也是最危险的一场表演。

消失的演员

[美]詹姆斯·帕特森 马克·沙利文/著 曾雅雯/译

P R I V A T E L O S A N G E L S



消失的演员

[美]詹姆斯·帕特森 马克·沙利文/著 曾雅雯/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PRIVATE L.A.

Copyright © 2014 by James Patterson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4)第22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失的演员 / (美)詹姆斯·帕特森著;曾雅雯译. —重庆:重庆

出版社, 2017.11

书名原文: Private L.A.

ISBN 978-7-229-12182-2

I. ①消… II. ①詹… ②曾…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7240号

消失的演员

XIAOSHI DE YANYUAN

[美]詹姆斯·帕特森 马克·沙利文 著 曾雅雯 译

责任编辑:陈渝生

责任校对:刘 艳

装帧设计:刘 颖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1.25 字数:298千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2182-2

定价: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献给贝蒂·简

——马克·沙利文

目录 CONTENTS

序 幕	我叫格布	1
第一部	失踪之谜	7
第二部	进退维谷	55
第三部	挫折连连	123
第四部	无路可退	199
第五部	直捣黄龙	285
尾 声		345

序幕

我叫格布

十月末的一天夜里，临近午夜时分，在马里布^①一片黑漆漆的海滩上，五名人生失意的冲浪爱好者正围坐在一个便携式不锈钢火炉的四周，他们的身下是湿漉漉的沙子。

看上去不怎么稳固的悬崖峭壁之上，修建着一栋栋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房屋。这些房子的照明灯都没有打开，只有光线微弱的长明应急灯还亮着。在炉火的映照范围之外，黑暗海域不断传来浪涛涌动的声音。一阵风拂过，气温开始下降，离岸不远的天空中正酝酿着一场暴风雨。

冲浪爱好者们面对炉火，背靠着插入沙地中的冲浪板，一面啜饮桃乐丝王冠干红葡萄酒，一面传递着吸食一支来自加州洪堡郡的上等大麻烟卷。

“这可是大麻啊，格布。”威尔逊语带哽咽地说。他以军人身份去过两次伊拉克，最终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却沦为一个无力去爱也无力去承担责任的人，整日醉生梦死，花大把大把的时间在海上冲浪，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常人无法理解的高深想

^① 美国地名，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法。“刚才吸的那一口让我神清气爽，头脑无比清醒，伙计。”威尔逊接着说，“我觉得自己似乎能参透全宇宙的所有秘密了。”

格布坐在威尔逊对面，两人隔着炉火。格布身着一件印有“洛杉矶湖人队”字样的连帽运动衫，两只手都塞在衣兜里。尽管光线很暗，可格布仍然戴着一副反光太阳镜，满脸胡楂的他朝威尔逊笑了笑，鼻孔张得很大，金色长发随风飘动着。

“我明白那种感觉，威尔逊。”格布边说边伸手轻敲了一下自己的帽檐，发出“啪”的声响。他的嗓音有些嘶哑，并带有一丝南方人的口音。

“真希望我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就能搞到如此货真价实的大麻。”桑迪神情恍惚地将手中的烟卷递了出去，“这样一来，我就能提早看清形势，卖掉股票，然后过上一种每天都有美酒、美女和音乐，还有你慷慨带入我们生命的这种大麻相伴的日子了，格布。”

桑迪在经济大萧条中失去了一切：布伦特伍德^①的房产，如花似玉的老婆，以及那份能赚大钱的工作。如今的他，却只能卑微地在马里布海滩旅馆照料酒吧，勉强度日。

“从前的日子早已远去了。”格林德说道。他是个胸肌发达、皮肤晒成深棕褐色的男人，蓄着一头看上去有些骇人的长发辮。“就如同那些古老的历史一般，老兄。”他顿了顿，“再多的唏嘘感叹也没法换回你的钞票和我的冲浪板商店。”

第四位冲浪爱好者名叫亨特，他留着短发，皮肤黝黑。亨特皱着眉头吸了一口大排烟卷，说道：“人的确不该向后看，格林德。桑迪，你想拿回你损失的钞票吗？”

桑迪直直地盯着炉火，“谁会不想呢？”

亨特朝格布点了点头，随即将手中的烟卷递给了后者，“正如威尔逊所说的那样，格布，这大麻真的能打开人的视野。”

格布再度笑了笑，接过烟卷，把烟蒂衔在嘴里，“你看到什么

① 美国纽约州东南部城镇。

了？”

亨特说：“我看到我们发动起义，冲进了国会，把那里的所有人都拘禁在众议院会议厅里作为人质。由于我们是在总统发表国情咨文的当天晚上采取行动的，所以被我们拘禁起来的人当中有总统、军事领袖以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然后我们让这群可怜的家伙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吸食了足量的大麻，他们便开始彼此交谈起来，并着手处理工作上的事务，而不是像往常那样为彼此在什么地方花了钱而不住地相互埋怨、争闹。”

“你说众议院议长吸食大麻？”威尔逊笑着问道。

格林德轻声一笑，“没错，他总是把冠冕堂皇的道德观念强加于人，但其实他的内心也充斥着一些不合常理的怪异想法。”

“这主意倒是不错。”桑迪说道，精神略微振作了一些，“一群被大麻麻醉了的国会成员或许能让国家得到复兴。”

“瞧，我说得对吧，这大麻烟可以让人的头脑更加明晰。”威尔逊指着格布说道，随即他脸上流露出了—种略显困惑的神情，“嘿，朋友，我倒是很想问—句，你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格布大约是在—个小时之前来到这儿的，他说倘若有人愿意享用他带来的高品质大麻烟——无疑是曾获得过全国大麻杯冠军的品种——的话，他就打算在这儿喝上—两瓶啤酒。

此时格布面带微笑，将戴着太阳镜的脸转向威尔逊，答道：“我是从马里布海滩的清醒生活会所—路走来的。”

说完这番话，所有人都注视了他好—会儿，随即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去他妈的清醒生活！”威尔逊喊道，“噢，朋友，看来你还真分清了事情的轻重缓急哩。”

格布和他们—同大笑起来，接着他查看了一下炉火周围更远处的情形。他看到这片海滩依然空旷无人，峭壁上的房子里仍然没有亮灯。他得把握住机会了。

格布站起身来，新朋友们仍然还在高声笑闹着。

他们都是对人无害的好人。

不过格布并没有对他们产生一丝一毫的怜悯之心。

二

“格布？”桑迪用手揉了揉眼睛，“你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含义呢？”

“格杀勿论，不留活口。所以，简称格布（不）。”格布回答道，他的两只手又塞进了连帽运动衫的衣兜里。

“格杀勿论，不留活口？”格林德嗤之以鼻，“这听起来像是某个大人物的标签，你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格布再次笑了笑，“这是我给自己起的江湖名号。抱歉了，伙计们，有些时候人出于形势所迫，不得不采取一些强硬的行事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说完，他从衣兜里掏出了两把装有消音器的格洛克9毫米手枪。

第一个看到枪的是威尔逊，也许是军人的直觉使然吧，这名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快速转动着眼珠，晃动了一下身子，试图赶紧离开现场。

格布事先就料到威尔逊会是第一个作出反应的人，于是他先瞄准了十米开外的威尔逊，朝其颈部连开两枪。退伍军人重重地倒在地上，在血泊中颤动着身子。

“这是怎么……”桑迪刚尖声喊出这几个字，便被子弹击中了喉咙，随即躺倒在地。

“嘿，我的朋友。”当格布同时用两把枪指着格林德的时候，后者哭丧着脸如是说道。紧接着，格林德用两只手做出了祈祷的手势，“别朝我开枪，兄弟。”

杀手面无表情地同时扣下扳机，子弹在格林德的胸膛上打出了两个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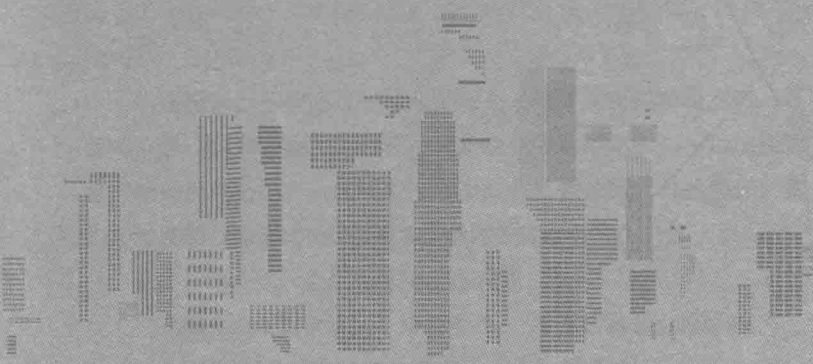
“仁慈的天父……”

亨特出其不意地朝格布猛扑过去，格布转而将枪口瞄准了他。当他冲到距离格布还不到二十厘米远的地方时，左侧太阳穴中了一枪。亨特倒在炉火中，渐渐地全身都着了火。

杀手抬起头来看了看峭壁上离自己最近的一户人家，那里依然没有亮灯。他把两把枪重新放回衣兜，然后将另外三具尸体拖到炉火旁。在做这些事的过程中，太平洋上刮起了西北风，海滩上的沙子被风席卷着刮在他脸上，刺痛了他的皮肤。他将那些尸体脸朝下扔进火里，空气闻起来就像头发被烧焦的味道，不过要浓烈得多。这样也不错，更能增加恐慌感。

格布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个装三明治的透明小塑料袋。他蹲在地上，打开袋子，从里面抖出了一张看起来像名片的纸片。纸片有字的一面朝下，落到了沙地上。他将纸片踢到桑迪的一条腿下面，随后捡起了先前散落在地上的六枚9毫米子弹壳，将它们塞进了衣兜里。接下来，他捡起自己带到海滩的啤酒瓶，将其擦拭干净，用力掷入了海水中。

他心满意足地轻敲了一下戴在头上的湖人队帽子的帽檐，抬脚跨进了齐膝深的海水。他沿着与海滩平行的路线，朝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所在的方向涉水而行。风渐渐大起来，不时卷起海浪中咸涩的水雾，暴风雨就要来了。



第一部

失踪之谜

第一章

午夜刚过，本季度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暴风雨正愈演愈烈。可爱的吉恩·斯科特·埃文斯和我一同坐在我家的沙发上，一边注视着煤气暖炉里的火焰，一边喝着一瓶上好的红葡萄酒。与此同时，我们还笑逐颜开地探讨着我们认为最性感的电影情节。

我要声明一点，这是吉恩发起的话题。

“《邮差总按两次铃》。”她宣告道，“我指的是翻拍的那部。”

“你认为它的情节是所有电影中最性感的吗？”我问她。

“当然了！”她一本正经地说，“它以绝对优势胜出。”

“愿意说说你选这部影片的理由吗？”

她将双臂交叉在胸前，点了点头，笑着说道：“我乐意之极，摩根先生。”

我喜欢吉恩。我上次见到她是在一月，当时这位女演员遇到了一些麻烦，而我则负责在她参加“金球奖”颁奖典礼的那天晚上扮演陪同者和保镖的角色，那晚她赢得了“最佳女配角”奖。尽管当时她身处危险之中，或者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和她之间产生了一些美妙的化学反应。不过，在当时的处境下，我们对这份暧昧关系的看法都不甚明了，不过将其视作泛泛存在于异性之间的彼此倾慕之情罢了。

不过今天晚上早些时候，在她准备从华特·迪斯尼音乐厅大厦里一家名为“帕提那”的豪华餐厅离开时，我碰巧和她相遇了。她刚在那儿参加完一场为她的经纪人筹办的生日派对，我和她在餐厅吧

台各点了一杯葡萄酒，喝着酒谈笑风生。在我们看来，我陪她参加“金球奖”颁奖典礼仿佛不是十个月前发生的事情，感觉就像才刚过去短短一个星期而已。

明天她就要离开这里去伦敦出外景了，眼下有好多事情需要张罗。不过她最终还是来了我家，我们新开了一瓶葡萄酒，讨论着这世上最性感的电影情节。

“《邮差总按两次铃》，你确定吗？”我语带怀疑地问道。

“我非常确定，杰克。”吉恩坚持道，“影片中最性感的场景是杰西卡·兰格和杰克·尼克尔森——那个希腊老人的年轻妻子和流浪汉——在厨房里独处的那一幕。起初，观众会认为尼克尔森是强行与她发生关系的，两人搏斗了一番之后，他将她推倒在摆满了面粉和烘焙用具的台面上，而她嘴里则喊着：‘不！不！’

“但是后来尼克尔森突然恢复了理智，意识到自己可能误读了兰格的意思，便放开了她。兰格躺在厨房台面上喘着粗气，红扑扑的脸颊上沾满了面粉。看到这里，观众大概会认为眼前所见到的情形跟他们的猜测是一致的：尼克尔森的确误解了兰格。

“随后兰格说：‘等一等，稍等一下。’随即她一把将台面上的烘焙用具全都推到了地上，好让她有足够大的空间来释放自己压抑已久的原始欲望。”

“好吧。”想到这一幕，我表示同意，“那的确很性感，非常性感，不过我不确定那是不是最性感的一幕。”

“噢，不是吗？”吉恩回应道，“那赶快把你认为最性感的情节从实招来吧，让我看看你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杰克·摩根。”

我假装哆嗦了一下，“什么？你现在就打算让我把内心世界暴露在你面前了吗？”

“你总有一天会这么做的。”她咧开嘴笑了笑，又为自己倒了一杯葡萄酒，“快说啊，把你心里想的情节说出来呀。”

“我认为最性感的情节应该不止一幕。”我老实地回答道。

“那你就把它们全都说出来吧。”

“《要命的吸引力》怎么样？我是说这一整部戏。我是在阿富汗看完这部电影的。在我印象中，戏里的威廉·赫特和凯瑟琳·特纳好像总是置身于很热的环境之中，不过我之所以这么想，或许是因为那时我正置身于遥远沙漠中吧。”

吉恩毫不害臊地大笑起来，“你说得对，他们所处的环境既炎热又潮湿。你还记得他们的皮肤总是湿漉漉的，还发着光吗？”

我一面点头，一面将瓶子里剩下的葡萄酒全都倒进了我的杯子里。我说：“我还想到了《英国病人》里的一幕场景。拉尔夫·费因斯和克莉丝汀·斯科特·托马斯待在一个有条状阳光透进来的炽热房间里，他们在那儿共浴。”

她举起手中的杯子，“这一幕着实性感。你觉得《洗发水》怎么样？”

我向她投去了戏谑中带点狡黠的一瞥，说道：“那时的华伦·比提正处于演艺事业的巅峰时期。”

“茱莉·克里斯蒂也一样。”

我们之间有一种莫名的情愫在暗自涌动着。突然，我的手机响了。

吉恩对着我摇了摇头。我低头看到了来电人信息：谢尔曼·威尔克森。

“该死！”我说，“这是我的重要客户，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客户。我……我得接听这通电话，吉恩。”

她抗议道：“可是我正打算提《大开眼戒》里的化妆舞会呢。”

我用饱含着歉意和同情的目光看了吉恩一眼，随即按下了手机上的接听键。我转身背对着她，小声说道：“谢尔曼，你好吗？”

“不怎么好，杰克。”威尔克森在电话那头回答道，“现在我家门前的海滩上聚集了好些警察，我能看到那儿至少躺了四具尸体。”

我又看了吉恩一眼，尽力流露出哀伤而惋惜的表情，然后对着手机说：“我马上就过来，谢尔曼。最多十分钟。”

第二章

我开着一辆大众途锐越野车驶上了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一路向北朝马里布海滩飞驰而去。这时天突然下起雨来，我似乎还能嗅到吉恩身上的气息，而她搭乘出租车离开我家之前所说的话仿佛还在我耳边萦绕：“彩排结束了，可我们却等不到正戏上演，杰克。”

当我把车停在谢尔曼·威尔克森的家门前时，我突然觉得丢下吉恩径自离开的行为简直就像个白痴的做法，我甚至想立马调转车头前往吉恩位于韦斯特伍德的住所找她。

我转而又想到了威尔克森，他最近才雇用了我的公司——国际私人侦探公司——来为他旗下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威尔克森数据系统办公室重新建立一套完备的安保体系。我驾车缓慢行驶了一段距离，在他家的一面外墙旁边找到一处适合停车的空位，这里开满了三角梅。这房子是威尔克森去年为妻子买下来的，然而可悲的是在他们搬入新居之后才一个月，她便在一场交通事故中不幸丧生了。

我从车上下下来，在倾盆大雨中低着头走到门边按了一下门铃。门铃叮咚作响，我沿着门边一道湿漉漉的陡峭阶梯登上了一个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俯瞰那片此时正陷入混乱和喧闹当中的海滩。疾风骤雨中，澎湃的浪涛不断涌向海岸，那片已被洛杉矶警方视为犯罪现场的海滩被好几辆警车的聚光灯照得透亮，如同白昼一般。

“四个死去的男人被扔进了火里，杰克。”身着雨衣、头戴兜帽的威尔克森从一扇滑动玻璃门内走了出来，“现在他们被防水布遮挡住了，所以你看不到，不过他们还在那儿。当看到第一名握着手电